

彩雲專輯

編者的話

中外雜誌七卷四期刊出林可如先生的「齊如山與賽金花」一文以後，迄今一年之間，收到各地讀者投函及惠稿不計其數，咸對賽金花庚子年間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的作爲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意見。迄至臺視開播「開國前後」又度引起了新的高潮。我們認爲這一個近代最富羅曼蒂克傳奇意味的史實值得討論。因此而應讀者之請，多方搜集相關史料，以「彩雲曲」專輯爲名，作一個總的報導。方式則用正反截然不相同的資料依序排列，詳加註解，以資相互對照，而請中外全體讀者主審此一公案，以您的睿智加以判斷。最低限度，使此一聚訟七十來年的爭論，在您的心目之中作個判決。

在無數惠稿及投函之中，我們審慎擇定王志恆先生的「關於賽金花」一文，作爲全部專輯的楔子，以其廣徵博引，提要鉤玄，可以爲萬千中外讀者有所提示，獲知此一七十年疑案的輪廓大概。

由於在這一場紙上官司裏，即將獻身說法的名流將有樊樊山、曾樸、劉半農、商鴻逵、齊如山等先生，他們都是近代中國文壇的重要人物，因此，中外也曾分別搜集資料，對他們一一加以介紹。

曾有人謂：「十九世紀末年，那些昏庸好色的清廷重臣，都是北京城裏兩個女人的奴才。每天東方才泛白，他們浩浩蕩蕩進端午門，匍匐在慈禧老佛爺花盆鞋邊，唯命是聽。夕陽西沉時，他們熙熙攘攘去松樹胡同，拜倒在賽金花二爺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馬。」這兩個女人的命運，一個是高高在上，人人稱臣。一個是孽海飄浮，

人人可夫。她們代表前一世紀中國婦女的兩大典型，同時他們也影響着近百年來亞洲大陸的榮枯去向。別看卑微下賤的賽金花，也曾在慈禧皇太后龍牀上睡過覺。葉赫那拉氏，嬌艷警敏，三次垂簾，駕御清廷。徽州趙氏女，燕婉芬芳，三度爲媚，風流蓋世。」

這兩位地位誠然有天淵之別的十九世紀中國奇特的女性，卻又有一場驚天動地，舉世矚目的庚子拳亂作爲她們的交會點，把慈禧太后和賽金花極巧妙，太傳奇的相聯結。所以，我們先傳慈禧出庭，命她親口供述當年庚子拳亂的內幕秘勿，在她所認爲的事實真象——

「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如何的忠勇，如何的有紀律，如何的有法術，繪聲繪影，千真萬確，讓人不能不信。後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一夥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和他們打成一片，因此更不敢說剿辦後來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污煙瘴氣。我們瞧著太不像樣了，心中就完全明白他們是不中用的，靠不住的。不過，那時他們勢頭已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一眼望去，都是頭上包著紅布的，進進出出，也認不出誰是匪，誰不是匪。這時太監們以及護衛的兵士，都真的和他們混在一起，甚至連載瀾等一班人，也學了他們，穿他們的裝束，短衣窄袖，腰裏束上紅布，其勢洶洶，呼呼跳跳，好像狂醉一般，完全和平日態度不一樣。載瀾有一次居然同我抬槓，險些把御案都翻了過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不過我還是有我的主意，一面稍稍撻就他們，穩住衆心，一面又約束他們，使他們對我還有幾分畏懼，如果這點都沒有的話，更不知要鬧出什麼樣的大亂子。」

「這些拳匪的猖獗，連皇帝都有很大危險，他們時時說：宮裏也有二毛子，有一次忽然宣稱要在宮裏面查驗二毛子，公然來對我要求，我問他們怎樣查驗法？他們說：如果是二毛子，只須在額頭上拍一下，便有十字紋出現。宮裏的婦女和太監們都吓得不得了，哭哭泣泣向我哀求。我想，我也犯不著向拳匪去講人情。我本想阻止他

們，又怕萬一阻止不了，我的尊嚴喪失了更下不了台。我教宮裏的人儘管出去，果然拍出了十字，也是命該如此，不然，神佛也不會胡亂冤枉好人，難道會讓這些徒弟們冤殺無辜不成。我這末一說，他們膽子才壯了起來，後來出去查驗，也是糊里糊塗了事，並沒有查出什麼人。

「當洋兵入城時，宮裏完全沒有人知道，只看見槍彈橫飛，聲音好像貓兒叫，是這樣：「苗，苗」的。我正疑心那裏有這麼多的貓兒，那時正在梳妝，又聽到「苗」的一聲，一粒子彈從窗格飛了進來，還不停的在地上跳滾，才知道是子彈，真是駭異萬分，才要向外邊查問，一眼瞧見戴瀾跪在簾子外，顫聲抖氣的奏道，洋兵已進了城，老佛爺還不快走。」我急忙起身，急問：「皇帝在那兒？」答說：「在殿上行禮。」叫我趕速通報。原來這一天是祭祀日子，皇帝正在那裏拈香，聽著叫喚，急忙前來，頭上還戴著紅纓帽子，身上穿的是補服。我說：「洋兵已經進城了，我們只好立刻走避再說。」皇帝也着了慌，倉猝就要跟我跑。我說：「你這服色怎麼可以出去？快快卸了。」於是七手八腳的把朝珠纓帽扔了，一面扯卸了外掛，換了長袍，我也穿了下人裝束，咱娘兒倆是這麼一同出走的。那時真是什麼也顧不得了，單單一個光身，一路踉蹌步行，一直到了後門外才瞧見一輛騾車，問了騾夫，知道是載爛的車子，我就帶著皇帝，急忙上車，催車夫快走，其他隨駕人員都是沿途叫僵，直到德勝門外才稍稍聚集。又害怕洋兵追趕，不敢停留，一鼓氣兒往前奔，晝夜趕路，頭一天往貫市，費了很大力氣才找到幾乘馱轎。由貫市到岔道，都是寄宿破店中，想吃一碗粗米飯或是一杯綠豆湯也找不到，那種苦頭現在說起來還心酸。幸好到了懷來縣，虧得你辦事得體，一切有個準備，又如此忠心，我是十分心受的。所以我要你隨扈在一起，總算也是患難相與了。」

「剛毅和趙舒翹這兩個人實在誤國，真是死有餘辜，當時拳匪初亂，外間議論紛紛，我也難作主張，於是特派他們兩人前往涿州查看，回京後，我問他們：義和團是不是可靠？剛毅裝出拳匪樣子，描繪拳匪兩眼如何直視

，面目如何發赤，手足如何撫弄，嘮嘮叨叨的說了一篇。我說：這不相干，我但問你，這些拳民，據你看來是否可靠？他們還是照前重述一遍，沒有一個正經主意回答。你說：他們二人都是國家大臣，辦事却這麼糊塗，其他的王公大臣又都一個勁兒要迫我和洋人拼命，讓我如何拿定主意呢？」

「依我想，我還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主意不同洋人破險，中間有一段時間，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點動氣，可是雖然沒有攔阻他們，却也不許他們十分放肆的胡鬧，火氣一過，我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餘地。你試想，如果我真放他們去鬧，難道一個使館都有打不下來之理。可是，不管怎末說，我是當家人，現在鬧到這個局面，總是我的錯，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百姓，我這滿腔心事，能向誰訴呢！」